

御井烹香

作品

×

「有没有想我？」
「有一点，你呢？」
「非常想，每天都想，
每时每刻都在想……
睁眼起就在想，一直想到梦里。」



WILL
YOU
FORGIVE
ME

下

只因暮色难寻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只因暮色难寻



WILL
YOU HEAL
ME



御井烹香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只因暮色难寻 / 御井烹香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552-4507-0

I. ①只… II. ①御…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03734号

书 名 只因暮色难寻
著 者 御井烹香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责任校对 彭 娟
特约编辑 王晓萌
装帧设计 苏 涛
照 排 苏 涛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 (880mm×1230mm)
印 张 30
字 数 60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507-0
定 价 85.00元 (全三册)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 畅销·青春

目 录

CONTENTS

第三十一章	
此时此刻，无以名状，只想要紧紧地、紧紧地抱着她， 任心中的热泪长流。	649

第三十二章	
壁咚……摸脸杀……	669

第三十三章	
一滴泪划过眼角，像是风雨卷出的波澜。	695

第三十四章	
不不不不要胡闹， 你你你你这个人怎么这这这么下流……	711

第三十五章	
有人还记得 Twilight King 吗？	729

第三十六章
奇葩，真是个奇葩。 749

第三十七章
说穿了，大家都是病友，说不定还能交流交流呢。 768

第三十八章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可是个基本靠摄像头
来当自己眼睛的宅男。 792

第三十九章
她没有面具，她就是那张面具。 813

第四十章
她是刘瑕，少年犯刘瑕。 824

第四十一章
刘小姐第一次等沈先生.jpg。 834

第四十二章
知道怎么毁掉一个游戏吗？给玩家打开作弊模式。 842

第四十三章	
泰坦尼克悖论，当你穿越到泰坦尼克号上时， 你所做的一切，都在无意中保证， 那艘船最终会撞上冰山。	859
第四十四章	
“钦钦？” “到！”	871
第四十五章	
她硬生生斩断荆棘，为自己拼搏出一条活路。	882
第四十六章	
我现在要去见我的男朋友了， 有人想要阻止我吗？	899
最终章	
我内心的风暴，因为你而停歇。	915
独家番外	
富士山下	933

第三十一章

此时此刻，无以名状，只想要紧紧地、紧紧地抱着她，任心中的热泪长流。

镜头有点晃动，扭动的人影投上白墙，在半黑不黑的天色下显得斑驳而诡谲。一个微弱的、不确定的声音从音箱里传了出来，断断续续地，就像是一个绝望的灵魂正自言自语：“能听见吗，能听见我吗……”

……

“能听见，但声音有些小，镜头也晃。”一道稳定的声音，终结了所有遐想，刘瑕对麦克风倾过身，“暖暖，别偷懒了，把手机从衬衫口袋里拿出来，隔了布声音肯定传不出来。”

“呃，好吧。”在下班后又被抓来加班的张暖，声音里的幽怨可以煮沸三江四海，她拿起手机，四处转动着拍着办公室，“地方真的不小哎，刘姐，装潢也挺不错的，我看我们都不用怎么变动就可以搬进来了。办公室比之前大，还多了一个，可以拿来做游戏室——之前收着的沙盘有地方放了。”

“嗯，硬装不用大动了，软装还是要布置一下。这里空间太大，之前那些家具填不满。”刘瑕说，“暖暖，停一下，转到左边，那边需要挂一幅画。”

“我看现在摆在大厅左面那幅就不错的。对了刘姐，你不是说自己

看的吗，案子那么忙，连脱开一小时都不行啊？”

“我有点事，现在走不开。暖暖，大厅差不多了，几个办公室都进去看看……”

“哎，刘姐，还真有情况。我们刚才登了高洪杰的微信，在群里问了一下，已经和他的几个朋友取得联系了——高洪杰确实是 Gay，他很多朋友和同学都知道，当然微信里也有一些同道中人，现在都在和我私聊呢，都快忙不过来了。哎呀，这个移动年代，走访实在太方便了，沙发里一窝就能搞定，有新消息我随时和你说啊——”

“已经和高洪杰高中时候最要好的朋友联系上了，对方在去医院的路上。不过他说他也很久都没和高洪杰坐下来聊了，高洪杰读大学的时候，父母离婚了，他跟母亲，从那以后经济就比较紧张，大部分时间都在四处打工，朋友都没什么时间一块玩。你知道，他以前家里有钱嘛，来往的都是那个层次的，后来家里出事以后，经济条件变了，他变得比较消沉，所以和朋友也都渐渐疏远了。”

“祁警官，如果可以的话，问问他大学同学，有没有当年高洪杰辅导员的联系方式……”

“虾米，刚在系统里查了，如果信息没错，从继承顺序来看的话，高洪杰没有继承人。他母亲两年前已经去世了，癌症；他的外祖父、外祖母很早就去世了，唯一的舅舅一直没有结婚，现在八十多岁，住在养老院里，是老年痴呆晚期，基本已经不认人了。平时都是高洪杰在付养老院的费用，我想他应该不可能陷害高洪杰。而且从法律角度来说，这也没有意义，如果他陷害成功，高洪杰会被剥夺继承权，高兴亮的全部财产和保险金都会面临彻底无人继承的局面。不管是高洪杰舅舅还是他身边的人，都拿不到钱。”

“高洪杰父系那边初步筛查，结果也差不多。总之，如果从钱财的角度考虑的话，高洪杰是唯一有动机这么做的人，除非在我不知道的时

候，国家已经培养了一拨特工杀手，专门来回收这种富裕家庭的财产。”连景云笑了下，“我会加入年玉那边，看看高洪杰的朋友圈里有没有什么线索可挖掘——如果他有个仇人的话，那倒又说得通了。他的感情生活可能也的确有点能挖的空间。”

“你这是性向歧视。”刘瑕说，同时打字和张暖沟通，审视着工作室的新办公室。

“说我歧视好了，当警察……调查的时候思维就得现实。至少咱们国家，男同性恋的感情生活比异性恋混乱的可能性非常高。”连景云说，“他好点没？”

刘瑕嘘了一声，回头看看。沙发上那个球在黑暗中还是一动不动，电话那头，连景云连忙收声：“抱歉，抱歉……关于调查方向，还有什么建议吗？”

“高家有没有聘请保姆？”刘瑕问，“如果有的话，问问她高兴亮父子的事，看看能不能挖掘出更多线索。高洪杰确实否认过自己为了钱杀害父亲，但祈年玉可没问过，他有没有为了复仇去买凶杀害高兴亮。”

“明白了——还有，别生年玉的气，你知道他，还年轻，有口无心。”

“我没生气。”刘瑕简单地说，连景云笑了笑，显然没相信，“那我去高家坐坐，一会儿联系你。”

“刘姐，刚给辅导员那边打电话了，还有高洪杰高中的班主任……”

“那我回去了，刘姐，晚上我先看看淘宝，有什么中意的家具我发给你……”

热情的、疲倦的、撒娇的，各式各样的声音从扬声器中传出，仿佛一曲曲不同的背景音乐，伴着窗外暮色往深。终于，纷扰告一段落，刘瑕托腮坐在电脑前，时不时敲上一段话，偶尔回头察看沈钦的动静——她有点着急，但仍克制着自己，以免对沈钦造成压力。

渐旺的食欲提醒着她，夜已经深了，沈钦也已经有近二十四个小时

没有进食了……他今早就只吃了半个饭团，之后两人到现在都还没有进食的机会。

如果说有什么比PMS更让人沮丧的，那就是低血糖了……刘瑕转过椅子，小心地打量着沙发上的球：对于这种精神崩溃中的障碍者，是否需要外力介入，判断的标准永远含糊不清。有时候他们需要他人的帮助，但有时候，来自外界的打扰会让刚好转的一切变得更糟。她把他安顿在这里，用免提和所有人交谈，已经是在为他营造一个良好的回归环境，按理说，现在应该让他自行恢复较好，不能犯那些关心过度的家人常犯的错误，但……

哗哗哗，在她站起身之前，Facetime忽然和手机一起响了起来，把刘瑕又带到了电脑跟前，连景云略带疲倦的声音在另一侧响起：“虾米，我刚问过他家的保姆了，她刚在高家做了半年，对高兴亮和高洪杰的问题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就说了一些日常相处的事情……她挺喜欢高兴亮的，对他的死很伤心，光顾着哭了，没什么有价值的资料。”

“她对高兴亮的感情这么深？”刘瑕有点吃惊。

“还年轻吧，涉世未深，心还是热的呗。如果是四十多岁的保姆，这会儿不卷款走掉，估计也在操心这个月工资谁来发。”连景云说，“就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我上门的时候还在抹眼泪，看起来不是装的。”

“这么小？”刘瑕又怔了下，她捏住鼻梁，似有一条思路闪过，“现在的年轻小姑娘，已经很少有愿意做保姆的了……她长得漂亮吗？是哪里人？”

“呃，漂亮说不上，就是比较清秀吧……”连景云有些迟疑，“是贵州一个村里出来的——怎么，你怀疑她和高兴亮的关系不一般？”

“这得看他之前更换保姆的速度，以及他们家保姆的年龄段了。”刘瑕说，“去问问她，高兴亮是通过什么途径联系到她的，再联系那个机构确认一下高兴亮以前对保姆的要求。”

“这个我刚问了，保姆是在 58 同城上看帖子找过去的，但不知道他之前是怎么个找法，这个估计得联系技术科那边去找高兴亮的 ID——”

“不用了。”

低低的声音，从沙发后传来，有丝力竭后的疲倦，就像是跑过马拉松后的喘息：“不用联系了，让他按这个去找吧。”

沈钦仍维持着蜷缩的姿势，只是伸出一只手，把手机递给刘瑕：

“上面是高兴亮从 2008 年到现在的保姆名单……一年换一个，年龄都在二十五以下，你猜得没错，他对于小保姆的确有特别的嗜好。”

“你听到他说的了，我把名单用微信发给你，尽量找两到三年前在高家工作的那几个，也许他们对高兴亮父子间的恩怨会有了解。”

刘瑕挂掉 Facetime，低下头操作手机，然后绕过沙发，在另一边坐下，过了一会儿，深思熟虑地把手机放到茶几上。

“你知道我还是要用手机的对吧？”沈钦还是球一样地蜷缩着，从阴影里传出闷闷的声音。

“我知道啊。”刘瑕说，她对沈钦龇牙笑一下，“所以，我是故意的呀——我想让你坐起来拿。”

“……”

十几秒钟后，沈钦慢慢地坐起来，但没去够手机，手撑在膝盖上，搓了搓脸：“你……没什么想问我的吗？”

“没有。”刘瑕摇摇头，和沈钦一起盯着眼前的电视屏幕——全黑的，映出他们俩朦胧的影像，就像是被关在囚牢里的影子，又像是一团含糊的、洒开的墨水，“你又不是我的咨询者……这不是你常说的吗，你绝不会接受我的咨询。”

“但我以为我是你的朋友……你不把我当成你的朋友吗？”沈钦显然正在恢复，他的做法，就是无视掉刚才的崩溃，把异样埋葬掉。刘瑕不禁暗自点头：这正说明他根本还无法处理这个导致崩溃的情结。

“朋友之间也允许保有秘密的吧？”她说，唇边泛上一点笑意，“这正是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沈先生，朋友之间也有点隐私和秘密的。”

“朋友之间有。”沈钦同意地说，他的声音也有了笑意，就像是那个正常的——好吧，这个正常其实也不那么正常——那个烦烦贱贱的、惹人讨厌的、胡搅蛮缠的，但不管怎么说，充满活力的沈钦，正在艰难地通过她创造的通道回到现实，“男女朋友之间就没有。”

“且不说我们并非男女朋友，”刘瑕吐槽，“即使我们是，沈先生，你这个爱情观也太可怕了。男女朋友之间当然也是可以有秘密的，只要不影响对方就行了。真的，这才是健康的爱情观，试着去接受这点——监视你喜欢的女孩子一点也不甜蜜，事实上那很吓人。”

“但你就没被吓走啊。”沈钦开始笑了，他转头盯着刘瑕，眼睛弯成两道弯，“会被吓走的人也不会被我喜欢。很有效率的筛选法，是不是？我只追不会被我吓走的女孩。”

“那么，如果你不更改作风的话，你的择偶范围会相当有限。”刘瑕忠告道。

“全世界只要有一个人满足条件就够了。”沈钦说，嘴唇轻翘起来，他慢慢往刘瑕靠近，声音越来越低，“全世界只要有一个女孩，早上被我欺负，下午还是愿意给我提供肩膀……还是对我这么好，这么温柔……”

刘瑕在慢慢地向后靠，她开始有些后悔，自己为什么选择和沈钦坐在一起——他一向是很懂得利用情势为自己讨点好处的，她早该想到，但他就是能击中她软弱的那点。从刚开始到现在，她确实给他太多特别待遇，多到再否认已太牵强。即使是现在，她也在犹豫地牵挂着他的精神状态：他刚从崩溃中恢复过来，反应太剧烈的话，会不会刺激到他，让他重回刚才的疗伤状态里？

想法太多，犹犹豫豫，在她能决定之前，沈钦已经把她轻柔地揽在了怀里。他的语句沉在她耳边，止于气音：“只要有这么一个女孩，就

够了……”

他的怀抱和他的话一样，全心全意的虔诚和满足，说不出口的感激与珍爱。在那么多次无助的崩溃过后，这一次，终于有另一个人给他关怀。他能感受到她感情中的真诚，即使她自己都不……不愿坦诚，但她说不了谎，通过抚触，通过眼神，通过眼角发梢，沈钦能意会到她，她也能清楚明白地感受到他的心情。此时此刻，无以名状，只想要紧紧地、紧紧地抱着她，任心中的热泪长流——这眼泪并不因为痛苦，也不因为喜悦，充满太复杂的情感，终于可以释放。若非要用言语来形容，只可凝固成四个字：

不再孤独。

刘瑕闭上眼，她能——说清沈钦的情绪，却不愿去厘清自己的感觉。她的手慢慢地、慢慢地爬上沈钦的背，扣住了他的肩。

在她的回拥里，沈钦迅速地放松下来。她的额角感受到他唇瓣的弧度，但同一时间，头顶的发丝似乎又被打湿。刘瑕垂下眼睑，无意识地收紧了双手。她听到什么声音，稳稳地跳着，慢慢地加快，咚、咚、咚咚咚，就像是什么东西在撞击着她，越来越用力，她越来越无法抵御——

“如果……”

她迟了半秒才听到沈钦的声音：“刘小姐，如果你问的话，我会说的。”

他的声音，还是轻轻的，没有丝毫的表功、示好、讨价还价，仅仅是一片赤诚、一片柔软的痴心。他这么说着，并不是不知道这背后的痛苦，他刚刚从这痛苦中恢复，但他依然这样说：“如果你问的话，我会说的。”

那攻城槌一样的响声越来越大，像是为他的宣言伴奏。这是何等巨大的勇气，何等豪迈的气魄，一个人从网络后现身，从他营造的那安全的，时时刻刻都在掌控中的数码堡垒内走出，他是如此没有安全感，网络是他一重又一重的外衣和武器，通过监控满足着他、保卫着他，而他自己早习惯置身于黑暗之中，对所有人无所不知，自己却保持着绝对的神秘。

她是他的例外，他对她谈论过自己，但这句话依然是不同的，意义如此重大。在这句话后，再也没有紧闭的门，所有的秘密都变成了邀请，她要做的，仅仅是轻轻一推。

如果你问的话，我会说的……那，如果我问的话，你会说吗？

刘瑕口干舌燥，她不停地提醒着自己：如果她问了，沈钦说了，那么，沈钦问的时候，她难道还能不说吗？这是个危险的提议，这是个极为、极为危险的提议——

她能感觉到沈钦屏息的等待、他对她反应的观察，她能感受到他的期待和热爱。那声音响得她受不了，她的脸颊烫得不行，也许她发烧了，她绝对正在失常……

刘瑕忽然烦躁地叹了口气——几乎是挫败地，她的声音不情愿地柔软着、犹豫着，她张口说：“我——”

沈钦的喜悦像是火山，被她的音调引发，他已然猜到了她的答案，但仍不敢相信——

刘瑕有点被逼上梁山的感觉，巨大的恐惧含而不发，在远处虎视眈眈，此时此刻她只能不管不顾：“那么，我……”

哗的一声，手机突兀地响了起来，随后是 iPad、电脑……铃声响彻全屋，扰乱了所有气氛。沈钦的肢体，凝固得就像是喷到半空中的岩浆一样无奈，刘瑕却松了一口气，她有轻微的遗憾，就像是一个恐高症患者被拉上云霄飞车，业已接受命运，但机械在启动以前被叫停——遗憾是有的，但更多的还是本能的放松感。笑声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越回想越觉得好笑，她难得地咯咯笑了起来，推开沈钦去拿电话：这一次，景云真是立了大功。

所有的笑声，在她看清屏幕的那一秒突兀中断。刘瑕瞪着屏幕，数秒后接起电话。

“你到国内了？”

“好，我现在马上过来。”

刚才所有的气氛，都在她无机质的语调中死去。沈钦拧起眉头，偷偷地看着屏幕——但那上头只显示了一串数字：刘瑕没给来电者存号码。

“你要去哪里？”他问。

刘瑕把手机丢进包里，站起身走向门口，声音冷静如冰。不知什么时候，屏障又建立了起来。

“还债。”

若有若无的小提琴声，并不是扩音器放的背景音乐，而是来自大厅中央乐手的指尖。刘瑕在侍者的带领下经过长长的廊道，走进熟悉的包间，她自己拉开椅子，流畅地坐下：“晚上好。”

主人对她的穿着扬起一边眉毛——她的打扮算不上不得体，但依然配不上会所的档次：“今天的日程排得很满？”

“确实有点漫长。”刘瑕对待者说，“给我一份凯撒沙拉，酱汁——”

“别用蛋黄酱。”侍者接下她的话，微笑起来，“知道了，刘小姐，今天的生蚝很不错，要不要来一份品尝？”

“可以，再来一份今日主厨牛排，五分熟。苏打水、甜品和奶酪你推车过来吧。”

点餐的纷扰持续数十秒，主人保持礼貌的沉默，等待者离去才发表评论：“食量变大了——是心情不好吗？”

刘瑕啜一口开胃酒，扯唇笑笑：确实，极为难得地，她现在的心海确实波澜重重，但她并无意透给任何人知道。这也意味着她得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毕竟面前的这个人并不好应付。

“我没吃午饭，景云那儿有了新案子，一直忙到刚才。”

“最近还在给那边帮忙啊？景云是不是有点苛刻了，居然不管午饭？”

“警情紧急，他自己也没吃。”刘瑕笑笑，把话题转移过去，“你呢，刚从国外回来，是去谈什么大单了？”

“是谈业务就好了，去平事的，国外业务部出现一点纠纷，我们的重点领域，不亲自过去也不放心。”主人叹了口气，给刘瑕倒上水，“吃点点心填填肚子吧，早知道你也没吃晚饭就不来这里了，先去吃碗耳光馄饨——这里的茶还可以喝喝，牛排真是一般。”

他自己面前也是摆了成套餐具，可见回国路上亦没吃正餐。是自己吃，对付过去也就算了，搭上女伴就要额外吃碗私家美点，细微处足见体贴。刘瑕笑笑：“您有心了。”

主人沉默片刻，并未受挫，至少未曾展现出来：“景云还住在老地方啊？搬家了没有？上次听你说他想换房子，他那个行业和收入，要换套好的，是有点吃力的。”

“收入现在也不错的样子，他改办大案了，提成会更多。”

“但到底是有个天花板在的，公司给他的酬劳，不可能高过赔付金额的一定比例。”主人不以为然，“这种螺丝钉，不适合景云的个性。你也该劝劝他，该早点转行了。上次我和他说的事，让他好好考虑。”

刘瑕只是笑，主人有些恼：“当我真缺他这个人才啊？虾米，要不是你一直不肯进爸爸的公司，我至于把主意打到他身上吗？”

“吴总，您的帕尔马火腿。”侍者敲门进来，上了菜，换了餐酒，又贴心地调亮灯光，吴总的脸终于清晰了起来——无疑，他是个非常迷人的中年男人，岁月沉淀了他的气质，但未夺走他的英俊，不论是鬓边几缕发灰的头发，还是眼角若隐若现的皱纹，都只能令他的笑容更有魅力。而让人赞颂基因神奇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他和女儿相当相似的长相，就连那种不论身处何时何地，都显得从容不迫、智珠在握的气质，父女俩也有八成的相似——对服务人员，他一样不肯失去礼貌，道谢后把盘子推到中央：“没吃饭就快吃点，可惜西餐前菜都生冷——让他换杯热

水来吧。”

刘瑕从善如流，叉起一块火腿蜜瓜卷放进嘴里，让吃吃，让喝喝。吴总的笑容里有些无奈，但更多的还是疼爱：“这孩子，只顾和我装聋作哑的……我听说你的工作室又要搬了，怎么，嫌爸爸给你租的地盘不好啊？”

“挺好的，但现在找到更好的地方了。”

“在哪里？”

“国金。”

现在的办公楼档次已够高了，但论租金，依然无法和国金相比。但吴总并不问为什么，就是伸手去掏支票簿：“钱够不够用？不够爸爸给你开支票。”

刘瑕笑笑：“一直都是够的。”

见吴总将信将疑地投过眼神，她加一句：“一直都是够的，但如果您要赠予，我也不反对。”

吴总的手停下来，他有点气馁：“还是和以前一样，不带任何附加条件，不得追回的赠予？”

刘瑕耸耸肩：“您的律师手里还有模版合同吧，要送的话，让他拟个合同就行了。”

“那，这次餐叙，就是你上次请求的价格了？”吴总的声音慢了下来，表情还是那么若有所思，不露丝毫伤痛，“你觉得，这样足以偿还我付出的人情吗？”

刘瑕的沙拉来了，她的牙齿陷进脆而多汁的生菜里：“您觉得不够吗？”

吴总的笑很含蓄：“瑕瑕，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第一时间联系到我的，接到你这个电话的时候，我正在主持一场跨国会议，我丢下了至少三个跨国集团的VP，给国内的好几个好朋友打了电话，才辗转请托到一位